

张海帆◎著

命
还離閣

五火 賊王

WUDAZEIWANG

● 身世謎團

一部講述賊王世家千年傳奇的驚世小說

中國華僑出版社

张海帆◎著

WUDAZEIWANG

伍 身世谜图

王大贼王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五大贼王.5, 身世谜图 / 张海帆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113-0689-0

I. ①五…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9573 号

● 五大贼王 5 身世谜图

策 划 / 千喜鹤文化·项竹薇

作 者 / 张海帆

责任编辑 / 文 锋

装帧设计 / 宋晓亮

特约编辑 / 严晶晶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17.25 字数/228 千字

印 刷 /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0689-0

定 价 / 26.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 (010) 64446051 传真: (010) 64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目录

第一章	魂断梦醒	1
第二章	土行绝地	15
第三章	十里纵横	32
第四章	圣鼎升宫	55
第五章	火盗双脉	69
第六章	五大贼王	86
第七章	父子之危	114
第八章	复国梦碎	130
第九章	再回奉天	158
第十章	夜盗封宝	187
第十一章	逆血罗刹	215
第十二章	认贼作父	231
第十三章	火邪少主	251
第十四章	旧景现世	266



第一章 魂断梦醒

潘子、乔大和乔二三个人被藤蔓缠在一块，抱成一团，身子夸张地扭着，彼此“勾搭”着，要多别扭就有多别扭。

火小邪来不及想这三人怎么弄成这副姿势，举起猎炎刀，将潘子身上的藤蔓割断。藤蔓里流出的汁液尽管还是酸臭得很，但远没有最初那般味道难忍了。火小邪屏住呼吸，尽快切断藤蔓。

花了些许时间，潘子、乔大和乔二三个人滚落在地，散了开来。潘子直翻白眼，嘴里噗噗噗喷了几声，看样子也活了过来。

火小邪捏住潘子嘴巴，啪啪抽了两个耳光，骂道：“潘子，醒过来！”

潘子脸上抽搐了一阵，眼珠子总算归于原位。他一见火小邪，立即奋力含糊不清地叫道：“哎呀我的娘！我没死啊！我们不在阎王殿吧！操，为什么动不了！”

火小邪冷冷说道：“慢慢就能好。”

火小邪又去扇了乔大、乔二几记耳光，总算把这两人也打醒过来了。

乔大眼睛还没睁开，就嚷道：“老子还是一条好汉！”

乔二看着火小邪，吐着舌头，说话不清楚：“火石斧，藕们抖活着啊，该死的藤子。”

火小邪看了三人一眼，松了一口气，说道：“你们静躺休息，能站起来了，就过来帮我！”

火小邪这番用劲，觉得身体灵活了许多，尽管赶不上平时，但跑跳坐卧已经不是问题。

火小邪先跑回八个石壶中央，辨明了方位，就去寻找林婉。这藤海来得密不透风，这时已稀疏了许多。能看到藤海四五步远，许多较为粗大的藤蔓已经枯萎，用手一拉即断。

火小邪没花什么时间，便在石壶外围的十步开外找到了林婉。林婉双手捧在胸前，紧闭双眼，看着只像睡了过去。火小邪回想起他在幻境中见到的几幕场景，脸红了红，对林婉有一股说不出的感情。

火小邪割开林婉身上的藤蔓，将林婉放下，抱在怀中，低念道：“林婉，能听见吗？”

林婉微微眨了眨眼睛，慢慢睁开，一见到眼前的人是火小邪，目光微微一躲，柔声道：“你救了我。”

火小邪说道：“你有能缓解身体麻木的药吗？”

林婉说道：“我们中的是木婴的毒，这个毒很奇怪……我没有解药，只能靠体质慢慢化解……火小邪，你赶快去救其他人，我没事儿。”

火小邪沉声应了，暂把林婉放在平坦处，又跳出去寻找其他人。

不多会儿，火小邪便找到了水媚儿。水媚儿平躺在一堆藤蔓中，呼吸均匀，眼睛微闭，像是睡着了。

火小邪举刀切割藤蔓，才割了一下，就见水媚儿全身一颤，竟一下子睁大了眼睛，随即挣扎起来：“啊！我在哪里？怎么回事？”

火小邪觉得奇怪，怎么水媚儿这副神态，毫无其他人身体麻痹的症状，如同刚被人惊醒一般。

火小邪还来不及说话，就看见水媚儿袖中滑出两把尖刀，嚓嚓嚓自行切断了紧缠在身上的藤蔓，身子一滑，如同游鱼似的挣脱开来。她双目圆睁，持刀严阵以待，四下观望。

水媚儿如同没事人一般，倒让火小邪哭笑不得，让开了一步，说道：“水媚儿，你没事吗？”

水媚儿见是火小邪，这才放松一丝警惕，连珠炮般问道：“火小邪，我这是怎么了？瘴气袭来的时候我昏了过去，怎么又会被藤蔓缠住？这是哪里？其他人呢？你怎么看着行动不便？”

火小邪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只好说道：“说来话长！水媚儿，如果你身体没有什么不适，和我一起赶快去救其他人吧。我慢慢说给你听。”说着转身就走。

水媚儿眨了眨眼睛，颇为疑惑，但也没有再追问，随着火小邪行去。

有身体无恙的水媚儿助阵，他们很快便找到田问。田问很可能一直在挣



扎，全身藤蔓缠了一层又一层，厚达三尺，真正地捆成了一个大粽子，连眼睛都看不到。若不是露出一只持着怪异挖掘工具的手，还真是看不出里面缠着一个人。

水媚儿双刀齐上，火小邪相助，费了好一番功夫，才把田问解开，拖了出来。田问双目紧闭，板着一张脸，气息微弱，一副昏死过去还不服气的样子。火小邪不住地喊叫抽打，田问也不见醒，看来他一直与藤蔓鏖战到体力尽失，故而中毒最深。

火小邪、水媚儿将田问放下。火小邪还要去找张四爷他们，水媚儿一听，有些不悦：“张四那帮人死了就死了，你救他们不是给我们添麻烦吗？”

火小邪冷冷地瞥了水媚儿一眼，说道：“你狠得下心，但我不行。你不救，我救！”说着，火小邪便径直寻找下去。

水媚儿轻叹一声，还是起身追着火小邪去了。

张四爷、周先生等一众钩子兵，全部被藤蔓捆在一个方位上，一片“林子”里，横七竖八到处都是。

火小邪眼尖，一眼就看到张四爷和周先生分隔两处。火小邪见水媚儿跟上，也不与水媚儿客气，只是指了指另一边的周先生，说道：“水媚儿，你去那边救周先生。我来救张四爷！”

火小邪解开张四爷，唤了几声，不见张四爷醒过来。火小邪摸了摸张四爷的脉搏，虽然微弱，却很平稳，远不至死。火小邪暂不管张四爷醒不醒，顺手继续救钩子兵。

火小邪救下三人时，水媚儿手快，已经把其他人全部救下。有数个体质强健的钩子兵，已经醒了过来，睁着眼看向火小邪、水媚儿，满脸感激，嘴巴不住嚅动，低声道谢。

火小邪、水媚儿救下所有钩子兵，正想离去，忽听到潘子在不远处号啕大哭：“黑风，你怎么了！你怎么死了！黑风啊！呜呜啊啊啊！你怎么舍得丢下你爹走了啊！”

潘子一哭，乔大、乔二两人难听的哭嚎声也传来，哭得比破锣声还难听。

水媚儿一愣，说道：“黑风死了？”

火小邪鼻子发酸，强忍着眼泪，颤声道：“是黑风救了我们！它咬断我身上的藤蔓，让我清醒过来，而它却沾了太多藤蔓中的毒液，毒发……”

火小邪说不下去，快步向潘子哭喊的方向赶去。

潘子依旧哭喊着大叫：“火小邪，你在哪儿？黑风死了！黑风死了！你快来啊！我可怜的黑风啊！”

一番忙乱过后，火小邪、水媚儿、潘子、乔大、乔二、林婉和田问再度聚齐在八壶中央，或坐或立。黑风的尸身摆在众人中间，静静安躺，好像随时都会翻身而起，再与大家追打嬉闹一般。八壶中央，地面上密布着厚达两尺的枯藤，上方则被藤海围成了一个巨大的半圆形空洞。人待在里面，就如同坐在一间藤屋里。

潘子跪在黑风身旁，眼睛肿得跟桃子似的，双手合十，念念有词。乔大、乔二跪在潘子身旁，垂头肃穆，暗自神伤。火小邪蹲在潘子一侧，不住地安慰潘子，眼睛也是哭得通红。

林婉盘坐在地，脸上挂着泪痕，不甚忧伤。田问躺在地上，动弹不得，只是歪着头，睁着眼睛，看着黑风的方向，满眼皆是惋惜。

只有水媚儿肃立一旁，虽说面无表情，但眼角也现出泪光。

另一旁是几个苏醒过来的钩子兵，正艰难地把张四爷、周先生拖进石壶内。张四爷仍然昏迷，周先生已经醒了。他们都知道黑风已死，但自顾不暇，无人敢在这时间上半句。

林婉轻叹一声，说道：“没想到是黑风救了大家……一定是木婴操纵的毒藤，没有让黑风昏迷多久。黑风第一个醒来，咬断毒藤，挣脱开来，这才救醒了火小邪。唉……”

水媚儿刚才已经听林婉说了发生的一切，心有余悸：“林婉妹妹，我怎么一点中毒的反应都没有？而你们却都身体麻痹？”

林婉低声道：“木婴的毒性我暂时搞不清楚，但这种毒肯定属于太虚幻毒的一种，也是一种焚心毒。水媚儿你心智有别于我们，木婴袭来时又昏迷不醒，毫无意识，可能这是你安然无恙的原因。”

水媚儿紧锁的眉头展开，现出平日的妩媚神态，娇笑道：“哦！我的心智与你们不同吗？嘻嘻，可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同啊。林婉妹妹，我应该是侥幸而已吧。”

林婉似是而非地嗯了一声，扭过头不再看水媚儿。

火小邪抹了一把脸，重重地长喘一声，问道：“我们现在安全了吗？木婴会不会再来？我再也不想看到谁死了。”

林婉四下看了几眼，黯然道：“青蔓绕虚宫主脉可能抵挡住了木婴，将木婴逼退了。木婴会不会回来，我很难判断。见过木婴发作的人都死了，我一点线索都没有。唯一的办法是找到打开地宫出口的药剂，可我现在味觉、嗅觉都已失常，不知什么时候能够恢复。”

“还要来……”火小邪难受道，说不出话。

可火小邪看着林婉的面孔，昏迷时在脑海中的记忆骤然涌现，不禁问道：“林婉，我有个问题问你。”

“请讲。”林婉看着火小邪。

“你们被藤蔓缠住的时候看到了自己一生的记忆吗？有些记忆，我从来都不记得，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林婉微微一愣，低声说道：“你看到什么了？”

林婉表情的细微变化，让火小邪分毫不差地看在眼里。他虽然很想说出，遗失的记忆中有林婉给自己下人饵的事情，以证真伪，可心绪翻滚，林婉和木王的父女亲情同样难以挥去。

火小邪轻笑一声，无所谓地说道：“都是些荒诞不经的东西。你一问，我回想一下，反而不知该怎么说了。看来不会是真的，就和梦一样。”

水媚儿在一旁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地说道：“火小邪，我被你救醒之前，也在做梦，但都是真的，全是我的记忆。包括我在奉天第一次见到你，我装神弄鬼把你引到林子里，还和水妖儿打了一架。”

这边潘子终于从悲痛中略有缓解，听到火小邪与林婉对话，抽了抽鼻子，接在水媚儿后面说道：“其实我也梦到了一些从来不记得的事情。似乎是很小的时候，我被人从一辆马车上抱下来，放在路边。有一个看着挺亲切的男人，给了我一包吃的，让我留着慢慢吃，就坐着马车走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路边等了他很久很久，最后饿得实在受不了，这才开始流浪。”

潘子扭头对乔大、乔二问道：“你们呢？”

乔大说道：“火师父、潘师父，我的确梦到了我的一生，像看洋画片似的，但没有啥新鲜的。”

乔二尖声道：“大西瓜说得不对，我就梦到小时候他个头和我一样，两人抢吃的。我被这大西瓜一巴掌推到悬崖下，要不是有师父来救我，差点就死了！从此我就不长个儿了！”

乔大一把抱住乔二，脸红得像猴子屁股似的，嚷嚷道：“二子，你一定

是病了。你在说胡话呢。”

乔二使劲撑着乔大的脸，骂道：“大西瓜，你的脸怎么这么红！你是不是记得这件事？”

乔大面红耳赤，颠三倒四地说道：“那这啥事，怎么会啊？可能会啊？”

这两个人顿时闹起来，吵成一团。潘子双拳齐上，一人脑门上给了一记闷锅，才将他们止住。

水媚儿隐隐一笑，对火小邪说道：“火小邪，你说吧，没准是真的呢。”

火小邪一撇嘴，说道：“其实没什么。我梦见我被人砍死了，掉进瀑布中。而我现在活蹦乱跳的，所以我梦见的一定是假的，呵呵。”

水媚儿眼睛睁得滚圆，一副不信的表情，说道：“对不对，你说的肯定是假话。”

火小邪已经打定了主意，不说出自己的梦境，正想瞎编几句废话把水媚儿打发掉，这时忽听张四爷那边有人歇斯底里地狂喊：“周娇！周娇！我的妻子！我的爱妻！你别走！别走！等等我！我求求你！你不能丢下我！”

这一通喊，把众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只见张四爷坐直了身子，双眼发直，双手在空中乱抓，又蹬又踹，全身乱翻乱摔，看着形如疯癫，张着大嘴狂叫不止。周先生和几个钩子兵死死按住张四爷，不让他站起身。

周先生死死压住张四爷的头顶穴位，费力地叫道：“张四爷！冷静一点！求你冷静一点！”

张四爷大吼一声，竟如同一头猛兽一般挣脱了周先生和钩子兵，一跳老高，大吼着：“娇儿！是我不对，求你不要离开我！”

张四爷跳起来，一双混沌的眼睛一扫，目光竟落在水媚儿身上。张四爷神色一悲，顿时泪流满面，哇哇痛哭哀嚎着“娇儿”，疯了一样向着水媚儿冲来。

火小邪这边一看，张四爷张牙舞爪地冲过来，暂不论他是何目的，总不能由着他来。

火小邪上前一步，就要拦住张四爷。张四爷力大无穷，双臂一挥，大骂着：“闪开！”斗大的拳头，就向火小邪砸来。

火小邪虽说能活动，但远远没有平时灵活，本想躲过，但身子不听使唤，迟了一迟，只得硬架了一招。岂知张四爷此时力大无穷，就这么一下，便把



火小邪砸得歪向一边，扑通跌倒。

潘子、乔大、乔二三个人也按捺不住，纷纷扑上来阻止，以为三人之力应该能按下张四爷。可张四爷双臂毫无招法地乱挥，舞得跟车轮似的，三个人根本奈何不了张四爷，一个个都被砸向一边。眼看着张四爷已经奔到水媚儿面前。

水媚儿尖声道：“你们都不要拦着张四！让他过来！他奈何不了我！”

众人忘了，水媚儿可是没有受木鸩毒气影响，和平时别无二致。她要避过张四爷，根本不是问题。眼看着张四爷就要抱住水媚儿，水媚儿身子一闪，哧溜一下跳开一边，让张四爷扑了个空。

水媚儿娇笑一声，说道：“张四爷，你跟我很熟吗？怎么能见到我就想搂抱？”

张四爷浑然听不见，继续追赶水媚儿，口中狂呼：“娇儿，你不要走。你听我说！”

水媚儿动如脱兔，根本不让张四爷近身，边逃边笑道：“张四爷，我叫媚儿，不叫娇儿。是你认错了人，还是我和那个娇儿长得像啊？”

张四爷根本不回答，自顾自地边追边呼喊：“娇儿，娇儿！”

周先生捶胸顿足哭喊道：“这位姑娘！对不住，对不住，张四爷他疯了，他已经疯啦！”

水媚儿边躲边问周先生：“周先生啊，大家都没有疯，张四爷怎么就疯了？”

周先生垂泪道：“张四爷本来就得了失心疯，不时发作，结果在梦境中再度看到一些不堪承受的记忆，承受不住，故而完全疯啦！”

水媚儿喝道：“周先生，娇儿是谁？”

周先生说道：“是张四爷死去的妻子！我的女儿！”周先生说罢，伏地痛哭起来。

“是么？”水媚儿略略一滞，不再逃走。张四爷狂喊着冲上来，就要抱住水媚儿。水媚儿哪会让张四爷抱住，身子滴溜一转，已经避到张四爷背后，反手一掌，切中张四爷脑后，把张四爷打得一个趔趄，身子直冲向前，脑袋咚的一声撞在石壶上，头破血流，瘫倒在地。张四爷嘴里喃喃自语，不住傻笑，那模样和疯子别无二致。

水媚儿见张四爷还活着，暂不管他，问周先生道：“周先生，我和我的

女儿长得很像？”

周先生让钩子兵们扶着，双眼无神地说道：“像，是有点像，刚才你静静站在一边说话的时候，的确很像我的女儿周娇。”

水媚儿低声道：“周先生，那周娇是怎么死的呢？居然让张四爷发疯了？”

周先生再次垂泪道：“这位姑娘，求你不要问了。这段记忆，我真的不愿回想。姑娘，我知道是你和火小邪救下我们众人，不计较我们在后面追穷不舍的恶念。这番恩情，我们永世不忘，但求姑娘不要再问了。我们会把张四爷绑起来，再不打扰姑娘了。请姑娘原谅他吧。”

“哦！”水媚儿低吟一声，便不再问了，缓步走到张四爷身前，默默打量。

张四爷满脸鲜血，伸出手指着水媚儿，傻笑道：“娇儿，你回来了。”说着费力地爬起来，又想去搂抱水媚儿。

水媚儿躲了一下，站在石壶边，隔着石壶细看张四爷，换了一副哀怨的腔调，低声道：“是我回来了。”

张四爷扶着石壶，勉强站起，一低头，正看到石壶中黝黑的水面映出水媚儿的身影。张四爷一下子愣住了，抱住石壶，盯着水面，呆若木鸡，突然歇斯底里地叫道：“镜子！镜子！玲珑镜！我终于找到了！在这里，在这里，娇儿正在镜子里！娇儿！娇儿！”

水媚儿看了一眼石壶中自己的影子，依旧哀怨地说道：“张四，你想对我说什么？”

张四爷抖擞起精神，眼睛放光，竟恢复了一丝常态。这个钢铁般的男人，虽说狼狈，却是一脸柔情，轻声道：“娇儿，我找你找得好苦啊！我舍了奉天的家业，带着钩子兵重出江湖，历经千辛万苦，踏破万水千山，只为追回你的那面玲珑镜。娇儿啊，你知道吗？玲珑镜在别人看来，不值一文，但在我心里，却有如性命一般珍贵。我守着玲珑镜，就像守在你身边一样。娇儿啊，你知道吗？我日日夜夜都在想你，无时无刻都在想你，想得我心都痴了，魂都乱了，生不如死，就像个活死人一样，一天天苟活在这个世界上。娇儿啊，这都是我应受的惩罚啊！娇儿啊，你听到了吗？”

水媚儿低声道：“听到了……”

张四爷看着水面中的水媚儿，继续说道：“娇儿，你爱那个神秘人，还生下了他的孩子，我生气，我妒忌，我难受。尽管我以前娶你的时候，说过我不会在乎，只要你心里有我一席之地就可以，但事到临头，我还是受不了。”

你能明白我吗？我爱你爱得已经发疯了。我对你说了狠话，骂你，要你离开我，这都不是我的真心。我只是一时失态，激怒之下脱口而出，没想到会伤害到你，会让你如此伤心，如此绝望，竟要离我而去，自寻短见，将我孤零零地抛在这个世界上，忍受无边的痛苦和折磨。娇儿啊，你好狠心，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可是，可是，这一切都不怪你，都怪我啊，都怪我啊！”

张四爷回头朝周先生一望，继续叫道：“师父！求你原谅我吧！师父！都怪我啊！”

张四爷捂住脑袋，嘶嘶低吼，嗓子里咕噜一响，噗的一大口鲜血直喷而出，尽数洒在石壶中。张四爷啊的一声叫道：“娇儿，我这就来陪你了！”双眼一翻，仰头望着天际，一声长叹，随即身子一软，跪倒在地，脑袋靠在石壶边缘，脸上挂着一丝笑意，魂飞魄散了。

事发突然，周先生连滚带爬地赶到张四爷身边，一把将张四爷抱住，惨声道：“徒儿！徒儿！徒儿啊！我已经不怪你了，你可不能丢下为师，就这么走了啊！”

张四爷身子已经僵硬，半睁着眼睛，再也回答不了周先生。

水媚儿走到周先生身边，蹲下身子，抚上张四爷的眼睛，默然道：“周先生，节哀。”

钩子兵们哗哗拥上来，在张四爷身边跪了一地。一众七尺男儿，皆是无声地痛哭不止。

水媚儿不便在此，起身默默离去，回到火小邪这边。

水媚儿冲火小邪低声说道：“张四死了……死得很平静……他把自己多年的苦闷说出来了……我也总算弄明白了一些事情。”

火小邪、潘子等人无不唏嘘。人死为大，就算张四爷以前做过不对的事情，也随着他魂飞天外，一笔勾销了吧。

火小邪沉痛地低哼一声：“张四爷也是个苦命人……”

虽说火小邪这边人等，和张四爷、周先生他们是敌非友，但亲耳听张四爷临死前一吐衷肠，也不禁感叹张四爷是个有情有义的汉子，值得敬佩。

众人久久沉默，只听得周先生和钩子兵们低低哭泣。

半晌过后，林婉才颇为不安地说道：“刚才张四爷是不是把满口鲜血吐到石壶中了？”

水媚儿一听，立即答道：“是！怎么了？”

林婉愁道：“按理说，这么一大口血吐进石壶，无论成效如何，青蔓桡虚宫八壶药阵，该发动了才是！难道主脉已经被木婴压制住了？不好，我去取点石壶里的药水出来！”

林婉快步跃出，就要向石壶跑去，可刚跑了几步，整个地宫突然间剧烈地震动起来，幅度之大，根本让人无法站稳。

火小邪匍匐在地，大叫道：“不好！难道木婴冲进来了？”

周先生和钩子兵们见状，抱紧了张四爷的尸身，皆是大惊。

在场众人无不明白，若是木婴操纵着藤蔓再冲进来，以各人现在的状态，连反抗之力都没有，只有死路一条。

林婉指着上空，惊叫道：“木婴进来了！”

火小邪他们一抬头，只见头顶上密密匝匝、难辨厚度的藤蔓中，一团不大的光芒正在慢慢移动，不断闪烁，看着随时都有熄灭的可能。这团光芒靠近了下方，腾地暴涨了一倍，嚶嚶嚶的声音立即发出，而且体积在持续扩大。

大家躲无可躲，避无可避，只能暗念佛号，苦等着这团光芒降下，死便死了。

林婉哀叹道：“见过木婴发作的人，都会死。我们避过了初一，还是避不过十五！青蔓桡虚宫啊，你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刚才一口鲜血吐进去，你毫无动静啊！”

林婉心中一片灰暗，枯坐在地。她已是无计可施。

就在光芒从藤蔓中渗透出来，一点点向下降落的时候，只听噗噗噗连声水响，声音似乎是从石壶中发出来的。

火小邪扭头一看，见到让张四爷丧命的那个石壶水花翻腾，如同煮沸了一样，随即噗的一声巨响，一道水柱冲天激起。

这个石壶中的水柱激起，另外七个石壶也噗噗作响，先后有七道水柱喷出。

这八道水柱喷出，整个地宫顿时一片大亮，好像有无数灯笼点亮了。这种亮度一下子盖住了木婴的光芒。

木婴嚶嚶声一变，竟变成了女子的厉声惨呼“呀——呀——呀——”，瞬间变小了一倍，缩回藤蔓中，如同一只发狂的耗子，在藤蔓间东奔西窜，将大片藤蔓纷纷震落；如同下了一阵藤雨。

藤蔓掉落下来，露出上方天空，只见漫天白絮飞舞，从天而降，好似鹅毛大雪纷纷飘落。木髻的光芒四处乱窜，就是逃不出去，呀呀呀的惨叫声慢慢衰弱，眼看着木髻的光芒越来越小，最后只有拳头大小，飘在空中，让无数白絮围住，啪的一声巨大的闷响，消失不见了。

这片空地四周的藤海随着白絮的降落，尽数枯萎垮塌，坠落地面，恢复了青蔓桡虚宫主脉的原状。

火小邪眼见着木髻消失，又是“漫天飘雪”，大惑不解，不禁向林婉看来。

林婉举起手，接住白絮，眼角垂泪，说道：“青蔓桡虚宫死了！它和木髻同归于尽了。”

林婉说话间，又听见墙壁上猎猎作响。原来墙壁上的一片裂山根舒展开来，露出了一个洞口，洞口正发出柔和的青色光芒。这回丝毫没有喷出毒瘴的迹象，应是正确的出口了。

林婉掩面哭道：“青蔓桡虚宫死了。它死了。原来张四爷的痴情淤血，竟是打开出口的药方！这口血，竟唤起了裂山根的斗志，不受木髻俘获，以死相争，同归于尽。”

火小邪看着漫天飘舞的洁白木絮，真是恍如仙境，一个生命的消逝，竟能造就出如此让人赞叹、感怀的美景。

火小邪想道：“张四爷用自己的生命唤醒了青蔓桡虚宫，而青蔓桡虚宫又用生命救了我们。这是天意吗？”

满天白色的哀伤，白色的希望，白色的喜悦，如此自由，如此随意，如此洒脱……

白絮慢慢飘落，很快在地面上积了厚厚的一层，偌大的一个青蔓桡虚宫主脉，银装素裹，显得十分平和安静。

所有人心中一缓，都知道现在是真正的安全了。

林婉虽然伤心青蔓桡虚宫死去，但出口已开，她明白尽速离开这里才是要紧事，所以止住哭啼，默默起身去查看出口的情况。火小邪见林婉要走，也不由自主地跟了过去，潘子随即尾随而来，三人渐行渐远。

周先生收了张四爷的尸身，替他抹去脸上的血痕，整理他的遗物。周先生伸出手，含泪探入张四爷的怀中，要将他的遗物取出放好。他摸了一摸，

突然手上一顿，从张四爷怀中慢慢地抽出一面铜镜。

周先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分明就是张四爷苦苦追寻的玲珑镜！怎么，怎么会在张四爷怀里？

周先生无论如何无法相信，略一回想张四爷死前的情景，立即抬头看向水媚儿。

水媚儿也正看着周先生，似有千言万语要说。这眼神将周先生压得一滞，问不出话。周先生心里明白，这面玲珑镜一定就是水媚儿趁机放入张四爷怀中的。他们苦苦找了玲珑镜这么多年，最终竟是这样找回。

周先生暗念一声：“罢了罢了！徒儿含笑死了，玲珑镜也物归原主。我还有什么好说的，还有什么可做的，一切都灰飞烟灭了吧！”

周先生飞快地将玲珑镜塞回张四爷的怀中，向水媚儿默默点了点头，并不声张，飞快地将张四爷尸身打点好。

周先生身边的钩渐将一切都看在眼里，不解地问道：“周先生，张四爷怀中的是玲珑镜吗？怎么回事啊？”

周先生低声道：“是！是玲珑镜！张四爷的心愿已了，我们不要再纠缠了。”

钩渐追问道：“是那个女子偷偷放回张四爷怀中的吗？她就是偷镜子的人？就是她害死了张四爷！”

周先生冷冷地看着钩渐，低喝道：“钩渐！不要再问了！此事已经了结！听到没有！”

钩渐不敢再问，只好沉声应了。

这边林婉、火小邪已从墙壁裂开的出口处巡视了一圈回来。林婉确定这就是正确的出口，便回来告知大家：“可以离开了，我们尽快走吧！这里不便久留。”

火小邪招呼潘子、乔二扶着田问，乔大背起黑风的尸身，就要离开。

火小邪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周先生和钩子兵们，说道：“周先生，你们怎么安排？你们可以跟着我离开这里，但离开这里以后，请不要再跟着我们了。”

周先生面无表情地说道：“张四爷死了，我们此行已经到了尽头。我们不再前行，这就带着张四爷回去吧。而且我们进来的时候，许多兄弟被藤蔓卷走，不管生死，我都想去找到他们。”



“也好。”火小邪低念一声，抬头说道，“这样最好！周先生，你们认得出去的路吧。”

周先生说道：“有劳费心，我们进来的时候，虽说是三嚼子带路，但我们仍然担心迷路，就一路做下了记号，一定回得去的。”

火小邪抱拳道：“周先生，那就告辞了！”

周先生有气无力地说道：“火小邪，请将三嚼子的尸身留给我们吧，我们一起带走。三嚼子毕竟是张四爷从小养大的，最得张四爷喜欢！还望你成全！”

潘子有些不乐意，嘀咕道：“我还要亲手埋了黑风呢。黑风是他们养大的不错，但也和我们朝夕相处了三年啊！”

火小邪略略一想，同意了周先生的要求，说道：“潘子，让周先生他们将黑风带走吧。前路凶险，不要再让黑风和我们一起受苦了。”

潘子无奈地轻叹一声，心想火小邪说得没错，便命乔大将黑风的尸身抱到周先生那边，放了下来。

周先生点头谢过，又高声道：“火小邪，我们回去的路上还有一件事要做。希望我们能报答你们的救命之恩。”

“什么事？”火小邪问道。

周先生呵呵干笑两声，十分诚恳地说道：“我们之所以来到这里，也是受了日本人蛊惑，帮着日本人探路，回想起来，实在不该！现在日本人还跟在后面，虽说有数道铁闸拦路，但机关室还在，以宁神教授的本事，想必能够打开。小鬼子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我们一路做下的记号，无疑会便宜了他们。所以我们回去，会帮你们将日本人全部宰掉！一个不留！解除你们的后顾之忧，顺便为张四爷祭旗。”

火小邪抱拳道：“那就谢谢周先生了！”

周先生也抱拳：“后会有期！”

火小邪、潘子、乔大、乔二、林婉和水媚儿都正色向周先生他们告别，带着仍旧麻痹不能动弹的田问，向出口走过去，一个个飞快地钻入，不见了踪影。

周先生看着火小邪他们的背影，叹道：“英雄出少年啊，我老了。”

周先生抖擞了精神，甩掉愁容，喝道：“兄弟们！”

钩子兵们齐声应道：“是！请周先生吩咐！”